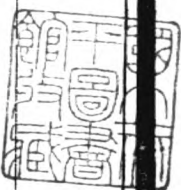


尚書古文證疑自序

尚書今古文之說由來舊矣梅賾奏上孔傳增多
伏生今文二十五篇以來千餘年儒者皆沿此誤
自宋吳才老始發其覆而朱子因致其疑至元儒
吳幼清明儒歸震川等乃暢發其旨而世或猶以
疑經復古爲駭則其說終未有以定也夫詞旨之
難易格制之古今昭然不同雖以朱子及兩吳氏
歸氏諸儒言複詞詳而無徵不信終不足以別黑
白而定一尊竊以爲詞旨之難易格制之古今此
虛言也無徵者也學者或不之信也若司馬氏之



史記班氏范氏之兩漢書此實錄也學者之所共信也余據以証晚出古文之僞乃信前賢之所疑爲確有憑依而不患于反古之無徵矣又以孔氏正義所載鄭註之篇目卷軸互相印証而二十五篇之乖戾謬異顯然矣又以先秦兩漢諸叢書証之而二十五篇之齟齬更多矣夫而後以詞旨之難易格制之古今備列諸家發明朱子之說者而二十五篇之不類伏生書可昭然共信矣然後於各篇之下依文立義互證旁參其爲後人採輯成語依書序篇題補綴而成宛然可見而又以論語

禮記左國孟荀並東漢以前諸書尋討二十五篇之所依附援引並其所不及依附援引者而二十五篇之底裏盡露矣嗟乎余之爲是書也幾欲合之幾欲分之遲之久而後定凡七易藁焉意在綱舉目張條分縷晰凡引用前賢及

國朝諸儒之語審之又審決擇再三考證不確者不錄泛濫無據者不錄毛舉細瑣無關體要者不錄議論雖正而氣不和平攻訐太過者不錄降心抑志其慎其難兢兢焉總期無得罪于先聖先賢而已乃據三正史考核今文並真古文源流與梅

蹟所上古文源流以及朱子吳氏歸氏之言著于簡端以爲一書根柢因之發凡舉要碎義微文並爲辨證凡三十五條自信於今古文之分別真偽確有據依而非鑿空妄言庶千餘年來聖經之蒙晦自是可一掃也名曰證疑者朱子疑之而余引伸而證之也乾隆甲申秋八月高郵孫喬年識

附記

先君子爲先王父刑部公少子舞勺卽耽經史爲古文外王父賈檀村先生每異之曰此吾家長沙嫡派也坦腹有雋才矣年甫弱冠隨先王父宦京師十入棘闈屢薦不售益發憤窮經史博羣書乾隆乙酉復應順天鄉試卒於京時同郡處京師者無不惜其文而悲志未就無不重其人而嘆死於斯沒於車中道旁觀者無不泣然泣遊宦諸君無不慨然助而倉皇奔走尤感宋春臺先生焉不肖兄弟甫十齡嘗從母氏就學舅

氏因得熟聞先君子通古書識正譌經濟人品
古文時藝精神骨幹之所以然稍長檢舊簾見
先君子著作甚夥選評多出舅氏禮耕先生手
是書成於甲申尤先君子心血所寄久欲刊刻
問世自先君子辭世迄今四十有五年 不肖兄
弟艱難風雨辛苦備嘗困守窮鄉無一善狀每
對遺編三復流涕今老且病恐死無以塞子責
爰減旅食付開雕以質當代博古者至先君子
五經論文古文全編俟異日而覓梨棗焉嘉慶
庚午上元 不肖男全夤全嚴百拜附記

叅訂姓氏

夏之蓉醴谷 高郵

賈田祖稻孫 高郵

姪全轍雷門

全敞體齋

校閱姓氏

喜起雨亭 江都

謝開基鉞生 江都

王峻春江 甘泉

夏味堂澹人 高郵

宋錦初訂菴 高郵

婿林復敦來 泗州

校字姓氏

閔逢秋西村 高郵

姪孫儁養畏

倪步陶

瓚公執

璠奐若

孫男熒德輝

鑄鎔夫

尚書古文證疑目錄

卷之一

今文尚書源流

今文尚書篇目

真古文尚書源流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源流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篇目 即今所傳本

朱子疑梅氏古文

元儒吳氏辨梅氏古文

明儒歸氏辨梅氏古文

尚書古文讀本 目錄
卷之二

以史記證二十五篇之譌

以前後漢書晉書證二十五篇之譌

以忠經說文趙岐孟子注辨二十五篇

以陸氏釋文尚書大傳辨今文並序爲二十

九篇

以史記漢書辨大序口授二字之非

辨二十五篇引用成語及篇名

辨二十五篇與伏書文辭格制不同

辨二十五篇得行于世之故

辨百篇小序爲孔壁之遺當列今文後
辨大序之譌

卷之三

辨舜典之不可分

辨大禹謨

辨益稷之名

辨五子之歌

辨允征

辨仲虺之誥

辨湯誥

辨伊訓

辨太甲三篇

辨咸有一德

辨說命三篇

辨泰誓三篇

辨武成

辨旅獒

辨微子之命

辨蔡仲之命

辨周官

辨君陳

辨畢命

辨君牙

辨冏命

辨姚方輿所上舜典首二十八字

卷之四

二十五篇採摭經傳之詞

經傳所有書辭而二十五篇未及採摭者

辨孔傳之譌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一

高郵孫喬年寶田著

男仝爽召南嚴叔然較梓

今文尚書源流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又秦律挾書者族偶

語詩書者棄市 漢書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又伏生故

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漢書錯往受之漢書

同 又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

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

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史遷此條敘源流最為明晰漢藝文志秦燔

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

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干

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

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

至會孫高子陽名高字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名地

餘字長賓授太子為博士元帝即位貴幸至少府地餘

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

學 又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

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

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字君賓崇為博士勝右扶

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雪字子都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徒眾尤盛知名 又 夏侯勝其

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

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葡卿葡卿者兒寬門人勝

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藝文志訖

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皆立學官 儒林傳

贊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既立歐陽尚書又立大小夏侯尚書故云復立 又儒林傳周堪字少齊

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

中大夫授太子即元帝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堪

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

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

孔許之學商四至九卿門人沛唐林字子高平陵吳

章字偉重泉王吉字少音齊炅欽字幼王莽時林吉

為九卿欽章皆為博士 後漢書牟融字子優北海

人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 漢儒林傳

張山附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至少府授同郡李尋字子長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

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由是小夏

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三人皆哀帝王莽時人

今文尚書篇目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

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四代書二十八篇伏生授鼂錯用隸書所

謂今文尚書也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

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二十八篇而儒林

十九篇者疑有小序一篇說見後

真古文尚書源流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

於夫子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

漢藝文志魯共王景帝子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

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

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

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史記儒

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

起其家漢書同逸書得十餘篇 又漢志悉得其書

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荀悅漢紀恭王壞

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又漢志安國獻

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楚元王傳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

行 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荀悅漢紀

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於學官

史紀兒寬受業孔安國 漢書儒林傳安國為諫

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五

文所有而云多古文說者字畫之不同講說之互

異耳於此益驗今古文經之二而一矣說見後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

敖教授琅琊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 楚

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古文藏於

祕府伏而未發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

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

所嗟痛也書入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

丹劾歆改亂舊章歆懼誅求出補吏 漢書儒林

傳贊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

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 又

傳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莽廢官學仍不行 後漢書賈逵傳賈逵父徽受

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 又 賈逵數為帝言

古文尚書八年詔諸儒多選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由是古文遂行 後漢儒林傳南陽尹敏初

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又魯國孔僖自安國以

下世傳古文尚書拜郎中 又陳留楊倫師事司

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又東海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

旨由是古學大興 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

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由是古文尚

書遂顯於世 鄭元傳元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

尚書 又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

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

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梅賾奏上孔氏古文尚書源流

孔穎達正義引晉書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

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

柳得之而柳又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 此語晉書

並隋經籍志俱無說詳見後

梅賾奏上古文尚書篇目

孔安國序

堯典 舜典 分伏書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充之齊姚方典復上首六句曰若稽古帝舜

尚書古文尚書

二十八字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分伏書皋陶謨帝日來禹以下後半

充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

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

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分伏書盤庚作以下

為盤庚下

分伏書盤庚既

說命上

說命中

說

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

蔡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

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分伏書顧命王出在

畢命

君牙

罔

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五十八篇梅賾所奏上今所傳古文尚書

也

百篇小序已各分冠篇首

朱子疑古文

朱子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

孔壁真古文漢時亦傳說見後

只

是司馬遷會師授如伏生尚書漢時却多傳者鼂

錯以伏生不會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

意屬成此載於史者

此大序及衛宏序之誤與史漢不合朱子僅疑之而未及

辨說

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

見後

卷一

七

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當

又曰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平

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

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此不可曉備

又曰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凡易讀

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

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却是

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

是大雅

又曰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

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

允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

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

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

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的却不記得易的便是未

易理會當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

之至大雅。以上五條見語類

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

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
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
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此條見朱子文集
六十五卷乃朱子
手筆親
定之詞

元儒吳氏辨古文

吳氏澄曰書有今古文之異何哉鼂錯受伏生書
以隸寫隸當世通行故曰今文孔壁中藏科斗書
科斗蒼頡所製字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不傳

此語誤
說見後

張霸偽作二十四篇目為古文

霸作百兩
篇非二十

四篇也
說見後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

卷

漢書古文經四十六
卷此引亦誤說見後

二十九篇者即伏生書今

文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泰誓一篇也

泰誓在二
十九篇之

外疑合書小序為
二十九說見後

古文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

書二十四篇

此沿正義之誤說
見第二辨第三條

漢儒所治不過伏

生書及二十九篇耳

此外仍有治真
古文者說見後

張霸偽古文

雖在不足重於世及梅賾奏上二十五篇出則凡
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

生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為五十九

定著乃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復為一篇

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

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

歐陽大小夏侯氏傳自晉永嘉時已亡不待唐也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

竊嘗疑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

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

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

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

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夫以吳氏及

朱子之言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

昧也

明儒歸氏辨古文

尚書古文音義

卷一

九

歸氏有光曰余少讀尚書卽疑今古文之說後見
吳文正公敘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
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
亥之歲讀書于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
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
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
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
於異說今伏生書與梅賾所奏上書其辭之不同
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

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誤同吳氏或十
上脫去四字

古經漢世之

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

古經四十六卷乃真孔壁所傳以不列學
官故別于正經而非張霸之僞書說見後而唐之

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

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

綴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厘厘垂如線之緒

于其女子之口

此沿大序之誤說見
後第五辨第一條

千萬世之下

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
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
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

石渠白虎之異議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
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
世亦不能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
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序錄於前以俟他
日得公書參考焉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二

高郵孫喬年寶田著

男全夔召南嚴叔然較梓

第一以史記辨二十五篇

凡一條

大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

史記漢書
所載皆同

以史記証之魯共王餘

景帝
子

以孝景前三年由淮陽王徙爲魯王好治宮室二
十六年卒是魯共王卒於武帝元朔元年也是時
孔安國爲侍中正太史公年二十南游北涉之時
序又云承詔作傳遭巫蠱事不復以聞以史記証

之巫蠱始于武帝征和元年距天漢三年太史公
遭李陵之禍六載耳是時太史公尚存也其自序
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
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詩書往往間出百年之內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指司馬談又云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又云年十歲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按此云古文乃伏生所傳之二十九篇並真孔壁所傳之十六篇而非今之二十五篇冒為古文也又云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天歷改建于明堂于是論
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遭禍幽於縲紲于是述陶唐

以來云云漢書儒林傳謂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
書多古文說可知司馬遷及事伏生而並受業於
孔安國矣何以一百三十篇之中于五帝本紀載
堯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甘誓文于殷本
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
誓文于魯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宋世家載
微子洪範文餘如君奭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亦多
採用而二十五篇絕不引用耶且夫夏本紀內最
大事莫如舜禹禪位以及傳心四語矣而皆不載
何也遷自謂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豈有孔聖壁中所出二十五
 篇奉詔作傳而司馬氏未一寓目之理况儒林列
 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可見非二
十五篇蓋尚書滋多于是
 是馬遷得見孔壁之古文已自言之矣今按舜本
 紀內載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作什器父母弟欲殺舜四岳薦之堯使九男二
 女事之安知非古文耶趙岐注孟子九男二女云
此古文逸書舜典之文
 殷本紀內載湯誥數十語凡一百二十六字
與今湯誥迥異安知
 非古文耶周本紀內載武王伐紂除道修社分封

營洛等語安知非古文武成等篇語耶由是觀之
 則史遷所見孔壁之真古文必非今之二十五篇
 所謂古文斷可知已自唐天寶以來千有餘年此
 言實自余發覆安得起朱子於九原而一質正焉
 余既為此辨後閱蕭山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
 詞一書尊信二十五篇語多臆撰其謂史記作
 於太初元年古文獻於天漢後作史記時並無
 其書蓋據漢志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又劉歆
 移太常博士云古文尚書在天漢後獻之二條
 不知武帝在位五十二年魯共王卒於元朔元

年實武帝之十一年也則得古文尚書非武帝末明矣王充論衡謂漢志武帝末武字當作景而劉歆亦以獻書時統言之不可爲據也卽曰天漢之後獻書亦正太史公作史記之時乃謂天漢獻書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安國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更寫一本藏於家而此本又藉以作傳簡牘煩重必不能得惟問其大畧竊取所聞湯誥泰誓諸篇彷彿引之又謂史遷好古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僅得古文二篇亟爲採入

一太誓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等

語一蔡仲之命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等語蓋不知以史遷不載疑二十五篇之僞而鑿空妄說強據年月謂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縲紲受辱發憤不暇豈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所謂論次其文七年而遭禍于是述陶唐至麟止自黃帝始以及草創未就適遭此禍云云反覆明切若此而毛氏未之見耶毛氏之言本不足深辨得此而覺余以史記証二十五篇之晚出其言更爲不謬因附著於此

第二以前漢書後漢書晉書辨二十五篇凡九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亦載其王壞壁之事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云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疑並有書序一篇在內說見後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蓋以伏生二十九篇並後得之偽泰誓一篇為三十篇合之十六篇為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為一卷故云四十六卷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則雖合於志四十

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古經直以今之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能辨之者矣

班固于四十六卷之下自注為五十七篇顏師古又于五十七篇之下引鄭康成叙贊注曰本五十八篇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鄭康成有言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疑即按正義謂鄭元所註尚書亾逸篇數迥與孔傳不合孔則增多於伏生者二十五篇即今世所

行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等二十五篇也鄭則增
 多於伏生者十六篇十六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
 共九篇三大禹謨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
 典寶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
 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罔命十六是也十
 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數
 之故曰二十四篇也鄭註又于伏生二十八篇內
 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並偽泰誓三篇為
 三十四正義謂鄭注于伏生二十九篇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偽泰誓二篇為三
 十四亦小誤不知伏書本無以三十四合二十四
 泰誓蓋合書序為二十九耳

為五十八八其一一篇為五十七而並序仍為五十
 八也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伏書內之盤庚三
 篇合為一卷後得之偽泰誓三篇合為一卷孔壁
 之九共九篇合為一卷故四十六卷也鄭所註篇
 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逵父徽為安
 國六傳弟子又上
 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
 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此
 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
 之古文而信晚晉笑出二十五篇之古文抑獨何
 哉

漢書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
 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
 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
 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中秘所藏書即安國所奏上者迺黜其書
 孔穎達正義誤以張霸偽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
 非也且霸書百兩篇是一百有二篇也而顧以二
 十四篇當之可乎吳幼清歸震川皆沿此誤

前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

字簡一也而字有多寡之異蓋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也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考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明指古文經四十六卷而
 言則所謂中古文當即安國所上者晉時秘府有
 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
 庸生以至王璜塗惲雖淵源相繼但其文必多異
 脫是以劉歆請置博士而龔勝師丹劾其改亂舊
 章而非今之二十五篇也

後漢書杜林扶風人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一
 卷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古文
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儒林傳扶風杜
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元作註解按賈逵傳逵傳父業賈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又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
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
集爲三卷帝善之是逵一人兼通今古文矣又陳
留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
弟子至千餘而丁鴻傳云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
陽尚書肅宗時與桓郁桓榮子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于白虎觀是丁鴻一人又兼通今古文矣間嘗
以情事考之古文與今文雖有二十九卷四十六
卷之異其實諸儒所注不過伏生二十九篇而二
十九篇科斗之文與鼂錯所授隸書字畫有互異
及增損處故別之爲今古耳觀陸氏釋文所載馬
註孔氏正義所載鄭注約六十餘字皆與今本異
他如裴駟史記註載馬鄭王三家尚書與今本異
者八十餘字鄭氏周禮注引尚書與今本異者亦
三十餘字鄭氏禮記註引尚書與今本異者亦十
餘字可見不然賈逵旣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

尚書古文詁林 卷二
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鄭元既為古文尚書作註解何以隋經籍志謂鄭注杜林漆書而所傳惟二十九篇也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即今則

孔氏之立似即在此時隋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

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李氏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

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

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名炫劉士元名焯始得黃魁義疏乃留意焉

又曰劉焯少與炫為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

時稱二劉云云是延壽亦信梅氏書為真古文而詆鄭康成所注為非古文矣延壽之言亦何足論

然可見鄭注二十九篇在宋齊梁陳之間猶行于世也至隋孔鄭並行而鄭

氏甚微云云是鄭註與今之孔傳且疊相盛衰於

齊梁陳隋之間矣若鄭註果係四十六卷不應獨

傳今文二十九篇于此益驗孔壁十六篇之無注

矣如鄭注儀禮十七篇而逸禮三十九篇不注即

其例也朱子曰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

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蓋古文在壁中距伏生今文立

學幾及百年而後出其文必多脫誤齟齬斷續訛

譌之處王魯齋曰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以成書是以諸儒無

注觀馬融尚書叙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之語可見雖孔僖自安國以下世世相傳縱有師說或止口傳而未著竹帛如夾氏春秋之類故自僖之後失之遂錮于秘府而不復流傳浸淫至于永嘉並中秘之原本而亾之歟蓋不可考矣

東漢始有訓註而逸書十六篇終未有注故有時合而為一則如漢志所載有時離而為二則如隋志所載合則永亾晉永嘉之亂是也離則僅存晉元帝立鄭氏尚書博士是也

正義載鄭注于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

一篇前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是一篇為一卷也又云歐陽章句已然不始自鄭元矣其不日三十六卷者或歐陽

章句不連小序耳又偽秦誓三篇共二十四篇更增多舜

典以下二十四篇為五十八其亾書四十二篇膏

沃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湯征仲虺

之誥明居祖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伊陟仲

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

微子之命歸禾嘉禾成王征將薄姑周官賄息慎

之命亳姑君陳畢命君牙蔡仲之命與書序毫無

差異特其次第不同而存亾之篇目亦異耳鄭于

今二十五篇所絕無者如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

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于今二十五篇內所有者如

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註曰亾又于今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亦註曰逸是鄭註之古文與今所傳之古文不獨篇名不合者其文辭不可得同即篇名之適相符合者其文辭又豈同哉況合鄭註今孔傳較之除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罔命九篇適相符合外鄭增多十五篇孔增多十六篇共增多四十二篇除後得之偽泰誓共伏書三十三篇當得七十二篇矣晉宋諸儒何以略不言及其異同之故正

義雖唐初人所作然皆承用梁隋疏義又何以都無一語然則今之二十五篇與鄭註增多之二十四篇蓋風馬牛不相及也審矣

伏生今文歐陽和伯大小夏侯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壁所傳自安國傳都尉朝及

王璜塗惲至後漢書衛賈馬亦傳孔學鄭元書贊

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

閻百詩曰先師棘子字難通讀水經注淄水引

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子字讀屬安國其不曰孔而曰子者如公羊子沈子之例著其為師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而尊之也

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
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元師祖孔學而賤夏
侯歐陽等也孔穎達引此而怪鄭註尚書孔逸並
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不知鄭元師祖孔學而
賤夏侯歐陽等者謂其傳受章句講誦之間而非
今文古文之經也其孔逸與孔異非與真安國之
書異乃與梅頤所上偽安國之書異也悠悠千載
請質知音

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
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晉書皇甫謐傳城陽太守梁

柳謐從姑子也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此
語今晉書無之而隋經籍志叙次傳授最詳止以
後漢書儒林傳爲據亦不載此語或謂此晉書舊
本有之考晉隋二書皆唐初所修不應孔穎達猶
見舊本而房喬魏徵不之見又不應見之而削不
載也此必作疏義人僞撰穎達承用不察耳且鄭
沖仕高貴鄉公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
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
與孔邕何晏等共集論語訓註奏之于朝使得孔
氏增多之書何以祕不上進祇授蘇愉耶又論語

解雖列何晏之名而沖實主之若二十五篇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况鄭沖以下傳授歷然而沖以上何沒沒也又正義舜典疏云東晉元帝時梅賾上書與隋經籍志合乃于虞書下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考今晉書亦不合前字亦疑作疏義人所增不然前晉秘書現在偽書寧得施行耶大抵孔穎達纂傳翼經不爲無功而廢鄭而從僞孔則爲厲之階然猶幸其於正義中脩載鄭註以逸篇名使後人得乘其

罅漏而可以考証也

第三以忠經說文趙岐孟子注辨二十五篇

凡三條

馬融所傳者漆書古文先儒皆言其未見今之二十五篇也然忠經馬融所作其所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旌別淑慝皆在今之二十五篇內可見所引書詞皆真古文所有而今之二十五篇爲附會此語而成之一大証也且太甲說命畢命皆在鄭註以篇之內而所

引一人元良以下三條馬融從何見之而引之然則二十五篇反龔用忠經而不顧矛盾若此其闕不攻自破矣

東漢和帝時許慎作說文哀帝十五年慎子冲上書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于逵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二十五篇中無一字相及如謨字註但引虞書臯陶謨而不及大禹謨可見惟宥字註下有讀若周書

若藥不瞑眩一句然此句屬周書非商書則今之說命乃附會孟子所引而成二十五篇之在兩漢無其書彰彰矣

趙岐東漢人其注孟子我武惟揚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時之大誓也

可見偽泰誓無此語而趙岐亦不信偽泰誓

是趙岐

亦未見二十五篇矣又注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此逸篇之辭而不言何篇至注九男二女句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亾失其文按逸書舜典乃真孔壁古文十六篇所有而岐不之見者蓋古文雖在秘府而未立學官其在

民間則非從師講授亦莫之見也

第四以陸氏釋文尚書大傳辨今文並序為

二十九篇 凡二條

陸氏釋文據王充論衡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國孟子諸書所引合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引馬融云泰誓後得引鄭元云民間得泰誓引劉向別錄云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

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云云二說不同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外據正義則伏書加泰誓為二十九夫史公雖疎略斷無以後出之泰誓入于伏書內而不分析言之者自以釋文之說為正蓋史記載白魚入王舟之文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後人因疑泰誓之得在武帝前然安知非偽泰誓反襲用董生司馬遷之言也泰誓在二十九篇外則伏書少一篇按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王氏

伯厚又謂大傳之序有掩誥今本闕焉疑伏生所傳今文別有書序觀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多不同或係伏生所傳之序焉遷採用之至孔序出而伏書序亾耳觀孔臧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可知並序爲二十九篇也

第五以史記漢書辨大序口授二字之非凡三條

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又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是伏生

有壁中原本先教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教歐陽生然後老而教錯也自大序有口以傳授四字而傳會序說者又于衛宏序增其女傳言教錯以意屬讀諸語于是作隋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經籍志中其意以伏書之詰屈聱牙者乃口授傳言之訛而非其本然欲爲明白坦易之二十五篇彌縫也不知孔壁中據大序原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在內是必其文與伏書有不同處而後可以實口授之言而何以如出一轍也且先秦古書所引伏書之文皆已如此尚書口授而他書未聞口授其

何以稱焉毛氏奇齡曰伏生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焉知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乎此言可以破的

馮氏班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疑不能明也伏生有孫自應有子何至今令女傳言且其女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錯不能得者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濟南潁川其語音亦絕不相遠王氏充耘謂今文堯典禹貢洪範顧命費誓條理曲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缺文則全無可理會此等

豈鼂錯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衛宏之序決未可信也

閻氏若璩曰其女傳言之語或亦不盡鑿空蓋伏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蓋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謂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爲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

尚書古文詁林 卷二
人語而都不曉耶至失其本經之語則謬生縱老
何至家無本經縱失去而張歐陽弟子固不涉尚
書以教亦可取來還報天子也

第六辨二十五篇引用成語及篇名 凡七條

伏書二十八篇一萬七千餘字所見於傳記引用
者不足數十語耳若二十五篇八千餘字而見於

傳記引用者已三百餘語

今臚列在第三十三

且此三百餘語皆微言粹旨試將此三百餘語除
去其足以垂訓立教者不過十分之一餘皆官樣
通套語無有別開生面發前聖所未發處也

閻氏若璩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
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
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
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闕既
多而書之逸自倍於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
韋杜二氏註爲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
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一
則而已夫書未經夫子所削不知凡幾及刪成百
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於此
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

必出於此耶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耶。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者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逮梅氏書出而鄭註所指爲逸書者皆全全登載無遺不獨規摹文辭抑且標舉篇目如見五引兌命則撰說命三篇四引太甲則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陳則撰君陳篇以及引泰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無不皆然。某嘗笑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

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書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於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亾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

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於矛盾而有所不恤也。孟子引今文書六條時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多儀四句辭既相孚義亦脗合惟竄三苗竄作殺罔不敵上有凡民二字然許氏說文引周書正作凡民罔不憇而殺三苗字作竄亦惟竄字可訛殺可知非孟子自增之自改之矣胡引古文書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耶詳見各篇下鄭端簡曉嘗謂偽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

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言與柳宗元辨人以賈誼鵬賦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偽爲其書反用鵬賦以充入之正同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二十五篇乃前人引後也點破正可一笑。朱子謂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意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以爲之者或問安知非左氏諸書取孝經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爲子太叔述子產及趙簡子贊之之言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一段爲季文子之言君子

則不然以下又雜以北宮文子之言在左傳自有首尾入孝經都不接續又無意思則知此襲彼非彼襲此可無疑也朱子此等識見真迥出千古讀二十五篇者以此意求之當思過半矣

第七辨二十五篇與伏書文辭格制不同 凡

二十一條

今文古文難易之辨自吳才老發其覆而朱子言之詳矣金氏履祥云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夫安國既能以伏書考古文何故不以

古文訂今文耶聖經原不可以文法論然典謨渾穆頌命龐和訓誥通誓誓誠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誓師告衆不同且亦時代升降使然是以甘誓尚自坦緩至商周加以桀縱之氣則其詞反險奧歷落昔人謂三盤八誥義直意曲樸鍊與莽莽兼而有之是也今二十五篇體備十餘種時近二千年而如出一手有是理耶試平心靜氣以讀之氣格雖簡鍊而欠縱橫意味多逸響而少質直詞句俱坦白而欠古奧大率用四字句法又多排偶陸宣公集中所作制誥

文字彷彿類此觀白居易集內補湯征一篇則知擬作可亂真矣方氏苞以爲秦漢以後無人能作蓋以其中多精粹語而不知其出於摭拾也朱子及兩吳氏歸氏之言已列卷首不復著而草廬以下凡辨古今文之難易有與朱子相發明者悉採于後

吳氏澄題伏生授書圖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氏功遺像當鑄金復自跋云嗚呼天未泯絕帝王之制故愍遺此老以至此時也女子亦有功焉書二十八篇奇崛難讀或謂女子口授

時錯以己意屬讀而失其真嗚乎奇崛古書體也錯何尤晉隋間二十五篇出從順如今人語識者議其功罪于錯爲何如哉是固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安得起吳才老朱仲晦於九原

趙氏孟頫曰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亾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真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術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嘗受其欺耶吳草廬有贈別子昂詩云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日了蓋指此也

朱氏升曰今文古文篇有分合辭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觀其體制之迥殊則可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獻疑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釐正之者

按大儒卽指臨川吳文正公

郝氏敬曰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二十五篇極力模倣而音節勻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詞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曲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其更端層疊是古人

真意婉委周至也含輝斂彩晶光自爾溢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暢舒散不用繩削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於二十五篇清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爽氤氳氣象矣。二十八篇當世卽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

二十八篇真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諸傳中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章一律足徵伏書是真梅賾所上是假又如大學所引今文康誥三語篇內自然渾合二十五篇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二十五篇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纘粟而淵塞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宐然豈得謂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並

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二十五篇辭意多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若真古文如大誥諸篇說得縱橫舒展而悉有典要真贗如天地懸隔也

鄭氏瑗曰二十五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無一如二十五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笑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何也

馬氏存曰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之中觀古器茫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劔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歎息也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音累數十譯僅乃通當時之人號曰告令于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竊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贅牙倔強以驚怫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按此可作周誥

殷盤佶曲聲牙之註脚雖論今文而實足辨二十五篇之譌

楊氏士雲詩云二十八篇今自漢伏生授二十五篇古自晉梅賾奏二十八宿外二十五宿又仲尼

不可作誰復百篇舊按此與吳草廬題伏生授書圖同一機軸皆詞婉而意深

姚氏際恆曰論偽古文當直搜根柢而略於文辭然其句字誠有顯然易見者句法則如或排對或四字或四六之類是也字法則如以敬作欽善作臧治作乂作亂順作若信作允用作庸汝作乃無作罔非作匪是作時其作厥不作弗此作茲所作攸故作肆之類是也此等字法固多起伏氏書然

取伏書讀之無論易解難解之句皆有天然意度
渾淪不鑿奧義古氣磅礴其中而詰曲聱牙之處
全不繫此梅氏書則全藉此以爲詰曲聱牙細咀
之中枵然無所有也觀其凡于逸書不皆改作弗
無皆改作罔尤可類推

閻氏若璩曰向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
以爲斷簡有缺字不然古今人不相遠何至與人
手書如是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
間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
惟親接其手書之人讀之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

況隔至後代乎因悟書難讀莫過殷三盤周八誥
正葉石林云非作書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應
爾豈有如衛宏定古文尚書序其中所云哉。朱
子於二十五篇似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
極易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易曉蓋
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
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愚謂不然尚書諸
命皆易曉固已然所謂易曉者古文中說命微子
之命蔡仲之命畢命罔命也才涉今文如顧命文
侯之命便難曉矣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

者今文中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也才涉
古文如仲虺之誥湯誥便易曉矣豈誥出於成湯
之初者易曉而出於盤庚以後及周初者難曉耶
豈命出於武丁成王之際者易曉而出於平王之
東者難曉耶不特此也顧命命也康王之誥誥也
相距十日然同爲今文則同爲難曉周官誥也君
陳命也皆出成王然同爲古文則同爲易曉又何
也朱子又云漢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
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詞者秀才文字便易曉當時
獄辭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此論極好然

如堯典臯陶謨可稱秀才文章但不可以擬微子
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罔命諸篇如三盤八誥則與
獄詞相類而二十五篇中又無一似此矣。宋林
之奇尚書全解序云伏書多艱深不可通蓋伏生
齊人也公羊子亦然所傳於春秋如昉於此乎登
來之也何休註皆云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
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
曉者此可謂亂道矣按林氏此言乃沿口授二字之誤而又傳會其說者伏
生語縱難曉何至以己之方言錯雜入經文公羊
傳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乃自作傳文於春秋無涉

也猶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亦未嘗亂經此本不足置辨然世亦有惑於其說者焉。陳氏第近代號左祖古文書者謂後儒以今文真古文僞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觀於左國禮記及諸書傳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澁語也豈所引者皆僞乎夫爲諸書所稱引者旣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深險澁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說亦辨而有理予請舉禮記引兌命之文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中二句非艱深險澁之語乎豈皆坦明者乎只觀作僞者截首一句續以惟其賢爲一段復截末四句改作黷於祭祀時爲弗欽爲一段取其類已者置其不類已者以俾與已文體一類則其情狀有難遯逃者矣

按二十五篇集古人成句並字面以砌成書辭而去其不類已者不可枚舉如伊訓去誕資有牧方明六字舞佯佯黃言孔章改作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泰誓吾民有命無廖排漏改作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于西土改作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武成泰山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改作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又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云云皆是也觀後條所列二十

五篇引用成語可見

說見第三十三

又按陳氏第謂諸傳記所引二十五篇語皆爾雅坦明無有艱深險澁亦不然如臯陶邁種德昆命于元龜關石和鈞瞽奏鼓嗇夫馳自周有終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語何嘗不艱深險澁何以傳記所引用之外二十五篇並無一語艱深險澁也以此難左袒古文者雖百喙不能置一詞矣而世人不悟亦可傷已

伏書與二十五篇不獨詞旨之難易判然爲二大概伏書多長篇二十五篇多短篇蔡九峰謂益稷與臯陶謨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今按臯陶謨全篇共九百六十九字乃云簡不可多則如禹貢一千二百字何不分乎林少穎謂太甲說命之分爲三亦

尚書古文疏證 卷二
以簡編不可多之故今按太甲三篇共不滿六百字卽以二十五篇論大禹謨八百餘字又何不分乎二十五篇自禹謨外惟周官近五百字餘皆三百內外字文之真偽原不可以長短論而要之模擬者多難於縱橫排募也觀伏生所傳真文二十八篇自見

如高宗彤日甘誓乃短篇然亦僅矣

第八總辨偽古文二十五篇得行于世 凡四條

閻氏若璩曰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易由枝節而返根柢難竊以考據之學亦爾予之辨偽古文

契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爲舜典汨作九共等二十四篇孔安國以下傳習盡在於是至大禹謨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則晚出魏晉間假托安國之名所獻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後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踈脫依傍之分明節節皆迎刃而解曾寄與黃太沖讀一過歎曰原來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而平帝時亦暫立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亾梅賾上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並以疑漢之安國可乎可以解史記傳連環之結矣。梅氏晚出

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者其故有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以此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曠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貞觀初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爲二以存

古制一則曰可疑再則曰可疑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夫

王氏懋竑曰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鼂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傳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

尚書古文詁林卷二
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
証其爲繆妄顯然安國增多之書略見于史記班
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
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
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擬
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可以採摭綴輯
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
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
草廬吳氏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爲得之若
纂言遂一決而去之則不可也凡分別古今文之

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
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蒼萃經傳之文
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矣竊謂使朱子
及見蔡傳之成必當更有所釐正如今蔡傳僅分
別今文無古文有今文古文皆有於各篇之下恐
未必得朱子之意云

按梅賾所上自唐天寶以來列於學官學者傳習
千有餘年吳氏纂言毅然廢之是以匹夫而擅考
文之令未免自蹈不韙朱氏藝尊謂自徐邈注尚
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之若拾遺秉滯穗以

尚書古文證疑 卷二
爲飯集雉頭狐腋以成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
取愚以爲斷當列今文二十八篇及百篇小序于
前而以孔安國大序冠古文二十八篇於後爲復
漢儒之本來面目俟有力者請之于 朝著爲
功令于今文二十九篇名曰尚書以尊經于五十
八篇名曰尚書古文以傳疑是書之運也蓋有望
於維持此運者

第九辨百篇小序爲孔壁之遺當列今文後
凡五條

朱氏彞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

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誥諸儒也謂
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
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
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
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
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
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
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
漢孝武時卽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
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

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

閻氏若璩曰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伏

書少一篇疑是書序而史記載書序有與今小序不同者或伏生所得也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而漢諸儒並以爲孔子作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尤屬特見蓋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

說之如是庸且妄也然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

壁中書出除錯亂磨滅及僞秦誓凡得五十五篇

無一篇名溢于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諸目

爲無遺矣朱子亦嘗合爲一篇以附卷末但仍梅

氏之舊本而未復鄭康成之次第猶未古蓋鄭依

賈逵所奏別錄爲次而梅氏所上則自爲之說也

按六十七序與史記所載大同小異其出周秦間

無疑但其說多謬誤耳至梅賾所上則以湯誓移

夏社疑至之前以咸有一德移太甲三篇後以蔡

仲之命移成王政前以立政移周官前以費誓移

文侯之命後次序錯亂以就已說如咸有一德本在湯之時今乃改爲伊尹陳戒太甲之詞周官係周公作于成王之世今移于立政後改爲周公旣沒成王所作此皆移序說以就已說也至蔡仲之命列于九十六文侯之命列于九十九未知其故或因侯國事類列於卷末亦未可知但伏書文侯之命亦在費誓前竊恐孔壁之原叙如此而伏生亂之梅賾所上者又因之也至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爲武王命康叔之辭以及多方當在多士前則雖馬鄭所著原本之書序亦錯故朱子謂決

非孔門之舊者以此耳大抵秦火之後諸經中尚書錯亂尤甚伏書二十八篇真矣而次第不無謬誤百篇小序之名目真矣而次第與序說之意皆多謬誤特不若二十五篇與孔安國大序同爲後人一手擬作並移改小序以就已說此余斷以爲當遵馬鄭王所註書序次第合爲一篇附于今文二十八篇之後以存餼羊之意朱子可作當亦必以爲然。又按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鄭註爲商書今之孔傳並于允征下爲夏書亦非。又按虞書夏書之分實自僞孔傳始閻氏若璩曰馬鄭

尚書古文詁林 卷二
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所謂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事也即伏生謂尚書大傳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元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楊雄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可見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二之者杜預註左僖二十七年引尚書賦納以言三句曰尚書虞夏書也可見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二之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第十辨孔安國大序之僞

凡五條

朱子曰書序決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六朝文字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傳之子孫以詔後代漢人無這般文章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無疑又曰安國序決非西漢文章向來以此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

徐氏與喬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為

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閣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直待東晉而後出哉朱氏葵尊曰史記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巫蠱在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已久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所以追述古文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也

閻氏若璩曰大序通篇蓋規模于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觀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譌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父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前無所爲古文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

尚書古文詁林 卷二
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內有古文奇字是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爲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司馬遷年十歲誦古文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考之而後可識也。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蓋指黃帝堯舜言也世本曰黃帝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厥後說文世紀及衛恆書勢皆云然包羲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爲畫八卦而言也今乃云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何與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三

高郵孫喬年寶田著

男仝奭召南嚴叔然較梓

第十一辨舜典之不可分 凡三條

文中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分也

閻氏若璩曰趙岐註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見其未嘗見古文舜

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一篇非析堯典而為二也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二句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未為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詞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或皆為舜典之文未可知也 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分明貫注今析而為二帝

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宜姚方興橫安二十八字于中然後人信之以為真古文舜典矣

第十二辨大禹謨 凡十一條

王氏充耘曰堯典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謨雖各自陳說而首尾荅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有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殊與餘篇體制不同 王氏懋竑曰典以紀事謨以紀言一定之體觀堯

典臯陶謨可知如墨子所引征苗之辭必另有禹
誓今皆並入大禹謨中而附以誓師之辭雜亂其
體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

閻氏若璩曰顧炎武謂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
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帝王有名有號未盡然也
堯舜禹皆有號放勳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卽是
也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
名曰文命名者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
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作放勳曰可知
矣屈原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又曰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又曰重華不可選兮凡三見皆實謂舜

則知爲舜之號矣

後漢鄧暉傳鄭敬曰初從生步
重華于南野章懷太子李賢注

重華舜
字也

至僞禹謨並姚方興二十八字出不將重

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
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
是史臣贊誦之詞則古帝王之休稱鴻號湮沒不
彰矣

按閻氏據孟子離騷史記許氏說文以放勳重華
文命爲堯舜禹之號頗爲確見余更以文法論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九字作一句讀謂堯號放

勳耳欽明文思安安言其德允恭克讓言其行光被四表以下言其功自德而行而功一定次第故孔子贊堯先言其德之則天無名而後及其成功文章與此相合今以放勳爲贊堯之詞則是首誇其功而後及于德又及于功不特輕重之序失而語意亦重複無味矣況此九字皆史臣之辭曰放勳曰字作號字解故下可直接以欽明文思安安等語未有史臣纔說曰若稽古帝堯而忽又橫插一曰字于中之理臯陶謨曰允迪厥德曰字乃紀臯陶之言所謂謨以紀言是也今旣不以文命爲

禹名則文命敷于四海六字當直接曰若稽古大禹之下而不應又加曰字矣姚方輿所上二十八字亦加曰字于重華協于帝之上皆誤仿堯典臯陶謨首四字而不知文勢齟齬不安此辨古文開卷之第一義也況曰若稽古四字乃史臣彷彿想像之詞堯典一百六十餘年而作堯典者乃虞夏史官故用此四字作起語詞若舜禹臯陶皆史臣所親見不應又加此四字此大禹謨並舜典首二八字出自後人不待言而吳氏澄亦以臯陶謨曰若稽古四字爲後人所增理或然也

閻氏若璩曰舍己從人四字孟子本謂舜今入于舜口中稱堯洛水警予孟子本謂堯今入于舜口中屬舜其牴牾如此

又曰左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釋書之辭也今皆作書辭而恐九歌之名不著遂將水火金木土穀二句倒裝于前與左氏引古之例不合卽如慎徽五典五典之名至孟子始釋之虞書豈料後有孟

子代爲釋哉蓋五典九歌虞夏時人所通曉至卻缺孟子不得不費詞矣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是也會謂禹陳謨于舜前而亦卻缺之饒舌乎哉

又曰舜臣五人禹爲最稷契次之臯陶又次之益又次之堯命舜而讓稷契暨臯陶是已胡舜授禹惟臯陶是讓不復及稷契何哉或曰稷契爲堯之親弟或不逮時而先卒然考之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馬遷書亦云契興于

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知稷契縱未必入夏朝而禹攝天子時猶在也撰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臯陶邁種德之語又以孟子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之文以爲臯陶賢于稷契不知禹臯並列古人大槩言之之恒辭而禹稷躬稼禹稷當平世未嘗不並稱也此一大破綻也

又曰左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

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杜預註臯陶邁種德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句曰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據此則降字當作湖江反音缸方與上文邾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卽從其末之一句申解之者不獨此也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亂也夫襄三十二年引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今乃以左氏釋文一句並竄入大禹謨經文何哉

又曰人心道心十六字皆出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躐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耳合荀子前後篇論之所引書辭凡十六條惟一人有慶二句作傳曰然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其餘無不明冠以書曰而引康誥秦誓仲虺之誥且明著篇名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爲道經耶況此十六字以上汝惟不矜四句以下無稽之言二句皆荀子篇中語其依傍

襲用如此

按允執厥中四字已見于堯之命舜馬融忠經又有所引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此八字已爲真古文可知人心道心二句荀子引道經本以証舜其篇前又有精一二字故僞作者可以撮合荀子固不能造語精粹若此而所謂道經云云者或原爲舜言亦未可知大禹謨原句句有本而此十六字爲萬古心學之祖上承堯統下啟孔教故朱子作中庸序闡發不遺餘力蓋其所據之地甚尊而其所持之理原確然其出于道經忠經荀子之

尚書古文證疑 卷三
辭而因論語舜亦以命禹之文附會之則不可以
不辨也

閻氏若璩曰堯命舜數語躬中窮終一句一韻孟子放勳曰節亦皆協韻矢口輒爾諧聲蓋天籟也自禹謨述之中間雜以他語于古人以韻行文之體失矣況四海困窮欲其俯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永終二字古人本作吉祥字不可以絕字訓也自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外漢武立子齊王閔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班彪王命論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

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至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于魏而自此晉宋册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語作大禹謨者正訓終爲絕故上文先作警戒辭曰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下卽續堯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極言安危存亾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矣

按孔傳論語舜亦以命禹句曰舜亦以堯命已之

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見此篇非安國所見之真古文矣雖尚書孔傳訓永終爲好此亦或襲用包咸之論語注而不知注論語則永終可訓爲好此處上文加以警戒之辭正當訓爲絕矣傳與僞古文同出一人之手而自相矛盾若此

又按益贊禹班師而以警瞍比苗民之逆命以子事父之道比帝王之馭蠻夷似非倫類況瞍爲天子父頑嚚之跡爲臣子者亦當體天子大孝之心爲尊者諱而顧以苗民比之乎毋乃附會孟子之

文而足成之歟

第十三辨益稷

凡一條

閻氏若璩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虞書五篇稷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後代子雲豈鑿空者耶

第十四辨五子之歌

凡五條

郝氏敬曰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三

國風欲凌商周雅頌而上之其弗及矣

閻氏若璩曰詩歌之名肇見於命夔然南風卿雲之歌辭不經見未足爲據其可據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而已夏后氏詩歌絕少塗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啟九辨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于經者孟子所謂夏諺而已今五子之歌音節擘緩較之商詩駿發嚴厲者反不及此豈真出渾渾無涯之代與親遭喪亂者之手哉況賡歌三章章三句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蓋天籟也而五子之歌不然

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疎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者裁四五句耳左氏引夏書維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今第三章乃襲取爲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爲厥道則反減却二韻矣

又曰逸書原有五子之歌賈逵註彼文爲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逵固從父徽受古文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今附會書序以爲太康失邦厥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卽以序言必太康淫樂縱欲羿以彊諸侯代有夏政而仲康等相率出

奔須于洛水之北作歌敘怨必非太康以久畋失國又非必兄弟五人盡從而田且奉母以行也況禹言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啟生則在戊午計禹崩及啟卽位丙戌改元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況又歷太康十九年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妃定與之齊年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作五子之歌者因五子稱子乃憑空撰出云御其母以從何也

又曰孟子所載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則叙事之辭今乃並爲一人口氣不知忸怩慙貌固難自言也且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象乃自言喜而思見之詞故舜亦從而喜所謂象喜亦喜也趙岐註孟子云象見舜正在床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此一段頗爲傳神今併竄入歌中不特叙議莫辨抑且憂喜互錯矣僞孔傳註云鬱陶哀思也其悞亦沿于王逸之注離騷而朱子則又因孔傳而沿之者也今當以爾雅

尚書古文讀疑 卷三
及趙岐註孟子爲正

五歌紆徐頓挫各首有章法合五首又共成章法似非所謂先秦無段落之迹者以之列于小弁小旻諸什間氣骨尚遜况欲駕猗那般武而上之乎豈東哲輩作南陔等篇補亾之故智彷彿東京張衡四愁之體而爲之歟

第十五辨允征

凡四條

閻氏若璩曰仁山金氏謂兵法莫整于允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二句也然此出荀子君道篇莫仁于允征曰殲厥渠魁二句也然此運用離卦上九爻

辭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二句意莫勇于允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然此乃左昭二十年公子光語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又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而災之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

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正也左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云云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

明切矣今乃曰季秋月朔云云不知此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蓋因大同歷仲康元年有九月日食之文而湊合引用不知夏之典禮不如是也或謂夏制與周制異然則太史引証不合平子亦當折之矣何爲反噤而不一語乎

又曰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盛王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爰崑岡玉石俱焚之語如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若陳琳之檄吳鍾會之檄蜀云爾乎此書之晚出魏晉又一証已

姚氏際恒曰威克厥愛二句乃左傳吳公子光之言光所處者鱄諸之輩所謀者弑逆之事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徒以其有吾聞之曰爲書詞而不知非也昔李衛公問對曰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嚴刑也太宗曰尚書威克厥愛云云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故惟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是李靖亦能辨此二句之非古經矣

第十六辨仲虺之誥

凡四條

姚氏際恒曰慙德二字出季札論湯樂按札之觀樂聞聲審音卽能知帝王之德辨衆國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虞夏以訖春秋皆札自爲論撰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其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慙德正是一樣句法若是則文王亦當自謂有憾耶札此語乃是評湯韶濩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若是則武王亦當自謂未盡善耶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驅

入糶糊曖昧之鄉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俯仰皆無慙矣觀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詞及論語元牡昭告之語可見

又曰小大戰戰四句意謂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自全免禍非救民塗炭也若聖人非果以救民爲急則爲臣子者自宜生死惟命豈可作平等一輩觀爲此先發制人之策耶說得成湯全是世俗一片心腸不知君臣大分矣如此乃增湯慙非釋也

又曰按左傳宣十二年隋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亾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

也原文兼弱攻昧爲古武經故引仲虺誥以明兼

弱引詩以明耆昧若書詞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

亾二句左傳安得分爲二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

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亾句爲條目乎此樊竇之瞭

然者

孫文融評左傳云仲虺之誥中原有兼弱二字此以作斷語覺未妥觀姚氏此言左氏受

寬久

矣況左傳襄十四年襄三十年皆引此語皆僅

有取亂侮亾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至左傳推亾

固存一句亦是從上亾字增出存字以釋書詞國之道也國之刑也今將推亾固存句一并湊作書詞而于國之道也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取協韻將兩處傳文割剝聯綴經如補衲傳無完膚矣

閻氏若璩曰經文有被引數處雖微有增易義則歸一者墨子所引仲虺之誥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誥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

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今文立政乃侷我有夏式商受命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此則竟貼上帝言用商受天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有如此者

第十七辨湯誥 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論語孔安國傳也如予小子履敢用

元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孔安國于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此篇竟匿之不言而反以墨子所引湯誓爲証乎蓋伐桀大事湯之誓誥不一而足今文所載湯誓乃告民伐桀之詞予小子履乃告天伐桀之詞各不相蒙或當時有兩湯誓未可知且班固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尤可笑者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亾一篇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六句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今乃竄入湯誥中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瞇目夢語乎又姚氏謂國語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曰故凡我造國云云夔字卽應上善字滔字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于前此數句全失照應文氣隔越不貫矣

又曰司馬遷撰殷本紀曰旣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以至女母我怨凡一百二

十六字

今臚列在第三十四

女母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

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之詞乃真孔氏壁古文湯誥而此篇之出於後人擬作無疑也

第十八辨伊訓 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祀王祇見厥祖蓋商以建丑爲正月建子爲十二月則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僞作伊訓者附會書序之文以十有二月爲卽位之禮因有

百官摠己以聽冢宰以下一篇之文以致陷太甲于亂世崩年改元之失蔡傳彌縫其失以爲踰年卽位但商周改時不改月而不知商周之未嘗不改月也

張氏彛歎曰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三祀十有二月說者謂商以十二月爲歲首而謂商周改時不改月此非也伊訓太甲諸篇晚晉始出原不足信卽以古文之泰誓武城證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曰春武成曰一月合之則春一月也

其以春為一歲四時之首何疑今文中召誥始以二月三月而洛誥則始以三月終以十二月孰謂周非改月哉堯典曰正月上日月正元日月必曰正日必曰元曰上也即古文之大禹謨亦取義正月朔旦而顧以十有二月為歲首以行即位告廟之禮哉甘誓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互用之徵而子丑寅皆可為正無疑後之論者不以春秋正太甲伊訓之譌而以伊訓太甲滋春秋之疑未見其允也

第十九辨太甲三篇 凡十一條

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為太甲訓三篇可見古之時篇名有訓字矣篇幅整齊語句俊潔而乏古人渾穆沉冥之味如第三篇二百字耳而駢偶對句多至九聯其為後人按書序擬作無疑郝氏謂其不切放桐歸毫轉移變換皆可通用誠然也

商頌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太甲時則曰保衡故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今當云維嗣王不惠于保衡而仍舊稱何也

閻氏若璩曰孫武兵書云伊尹名摯孔疏云尹正

也湯使尹正天下故以官名一云尹字也皆可通
伊尹稱于王前當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或稱臣
若召公予小臣是也或稱朕稱予如朕載自亳予
不狎予不順是也稱字稱官烏乎敢緇衣所引乃
臣下之辭而斷不可竄入伊尹口中也

又曰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鄭註云
天當爲先晚出書卽是先字其出康成後何疑
又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
公也謂其終夜不寢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
旦早也明也相去幾希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

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而乃聯綴此語何也

又曰今文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僞孔傳並孔
氏正義皆以爲卽湯孫太甲故襲用不義二字而
不知祖甲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

又曰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
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
之于桐三年爲句于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已也爲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
又三年惟伊尹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

子位史記殷本紀雖與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歸政則一古大臣格君心之難如此僞古文依傍書序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事復歸事撰于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與孟子史記不合矣

又曰僞孔傳專主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禫爲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卽吉故伊訓旣載逾月改元而此以二十五月服闋卽吉矣謂伊尹而有此事乎

按王制云殷人昃而祭周人晷而祭並虞皇夏收皆四代別名故大雅云常服黼昃蓋昃是殷之祭冠當云以昃服奉嗣王歸于亳而烏得稱晷乎閻氏若璩曰尚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爲引者所增易實于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書曰俟我后後來其蘇宋小國章書曰俟我后也觀上文其辭皆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爲始易始爲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亦何得疑其出于兩書耶不得疑出于兩書而奈何後來其蘇旣竄入仲虺之誥後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中耶

第二十一辨咸有一德 凡七條

姚氏際恆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爲文耳諸經傳記于伊尹並無告歸致仕之事今憑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伊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矜功伐善豈人臣對君之言乎司馬貞反據此以史遷記于成湯朝爲顛倒失序可笑也

按此篇鄭康成書序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卽繫于成湯紀內是與太甲無涉矣康成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非必作于君前故君則稱號臣則稱字也不然伊尹自稱字于君前已爲不可不稱先王而稱湯尤不可矣

姚氏又曰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襄二十一年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若據此云是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卽復

尚書古文音義 卷三
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何相避之深也且據殷本紀湯爲諸侯已得伊尹其卒在沃丁之世是伊尹壽年百有餘歲而太甲時方七十左右未名爲老也太甲賢君竟不留相王室萬無是理

按周公欲明農而成王留之故誕保七年終于相位召公欲退老而周公留之故承受顧命而輔佐康王意太甲伊尹君臣之間亦當如是古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懼盛滿而避權位乃後世自好者之所爲總緣模仿周召明農退老之說而作先于太甲下篇安放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一句爲

退休伏脉繼作此篇不知其悞耳且果伊尹有復政告歸之事召公正可引以爲例何周公反引太甲保衡之說以留之耶不可通矣

閻氏若璩曰表記所引尹吉曰不知爲何書緣康成所受十六篇有成有一德知此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出其中故註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悞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其確指如此果爾此二句旣入咸有一德中何爲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又入太甲上篇耶

姚氏又曰后非民罔使二句本仿國語夏書曰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
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書皆以
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意今倒
置之則是告民語意不容出伊尹對太甲之口矣
按漢書韋元成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
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也鄭元用此說故注王制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
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
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
二穆而已孔穎達正義詆康成不見古文爲此謬

說不知康成大儒必有所據。呂氏春秋引商書
作五世之廟或字訛

第二十一辨說命 凡三條

三篇腴淨清婉與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等篇同是
一副筆墨置之盤庚高宗彤日間絕不相類蓋皆
附會書序之文而以國語白公子張之言爲藍本
合緇衣學記孟子忠經等書而足成之者也
姚氏際恆曰今文無逸其惟不言言乃雍其惟二
字本是承接上句三年不言語氣則上句不言二
字不可刪也又是喚起下句言乃雍語氣則下句

尚書古文音義 卷三
言乃雍不可刪也今上下皆刪獨此句其惟二字
竟無着落語氣不完矣

閻氏若璩曰黷于祭祀此亦附會小序以高宗祭
成湯有雉雉之祥云爾金仁山本史記作祖庚繹
于高宗之廟而祖已訓王爲是凡書之本序多稱
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也

第二十二辨泰誓三篇 凡十三條

三篇之出于假託擬撰吳才老以詞氣証之謂湯
裕武迫湯恭武傲學者不能無憾云云蔡九峰亦
疑其晚出非當時之本文皆是也今細繹之上篇

既云沉湎中篇又云淫酗上篇既云冒色下篇又
云悅婦人上篇既云弗祀上帝神祇遺宗廟弗祀
中篇又云謂祭無益下篇又云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上篇既云剝喪元良中篇又云播棄羣老中篇
既云播棄羣老昵比罪人下篇又云崇信姦回放
黜師保中篇既云賊虐諫輔下篇又云剖賢人之
心上篇既云弗敬上天中篇又云謂敬不足行下
篇又云荒怠弗敬自絕于天上篇既云敢行暴虐
中篇又云謂暴無傷下篇又云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一事也或再言或三言怒罵煩複不覺其辭費

尚書古文詁林 卷三
乎且也觀政于商非臣子所宜出也時哉弗可失
亦非聖人之言也撫后虐仇等語爲人上者以之
自警則爲賢君武王誓殷民而曰獨夫受乃汝世
讐豈教忠孝之道乎善乎顧氏炎武之言曰商之
德澤深矣尺地一民莫非其有何曰乃汝世讐紂
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並其先世而讐之二十五
篇出于附會俱多而此三篇爲尤甚不獨其文氣
之平弱也

閻氏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今文
二十八篇考之如康誥多方洪範金縢皆然確哉

朱子見也更以逸書伊訓畢命考之益合今泰誓
開卷大書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

又曰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
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
合于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別太
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未有辨其非者伊川
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事所謂一日之間天命
未絕則是君臣是也今日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
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非

卽歸居二年間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之說乎史記楚武王伐隨曰我有敝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左宣三年楚莊王觀兵于周疆問鼎觀政觀兵皆咄咄逼周同一無君舉動以儼武王非其倫矣蔡傳力闢僞孔傳註書序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使武王蒙脅君之惡是矣而于此泰誓觀政于商之語乃曲爲文解曰觀政非觀兵而不知此泰誓之仍無異于僞泰誓也

又曰孟子所引書曰自天降下民至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也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今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字爲予字矣試思此處若除一人橫行二句有何勇而孟子引之乎又管子所引泰誓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今皆竄入武王口中其僞正同

又曰秦穆公謂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謂

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此哉讀者味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墨子兼愛篇中有此文皆武王既定天下禱神之辭論語亦載此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前俱初定天下事故以類從非伐紂時事也

又曰今朕必往俱本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師已次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乎

又曰孟子引泰誓我武惟揚五句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自語聖人氣象斷不如此

又曰孟子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叙事之辭史記周本記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卽其事也今皆作武王之辭可乎且詳玩孟子原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也

按天子六師諸侯三師是時武王猶諸侯也觀牧誓稱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可知伶州鳩與周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云云所以厲六師也

蓋以其有天下故追書之亦史氏之常而當武王伐紂時叙所統軍而曰六師則大不可

姚氏際恆曰今文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皆以行軍政令及賞罰之法為主蓋誓辭之體然也若秦誓則因敗悔過另爲一格大抵古誓雖識當時告衆之言然後人亦可以見一代之兵制豈徒然醜詆敵國若後世檄文已乎秦誓三篇僅有賞罰二語絕口不及軍政惟是張目疾首洗垢索瘢先儒曰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不明厥由于此

閻氏若璩曰僞秦誓三篇武帝時久立學官東漢馬融始竊疑之謂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五事者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五句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紂非予武六句馬融此言本辨僞書乃竟教人以作僞書法自梅頤所上書出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人烏得不信之而烏知其愈不可掩也何也馬融明言書傳所引秦誓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

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者祇據馬融之所及不據馬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尚同篇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燬且其書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書獨遺此篇豈非一大破綻乎

又曰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五句云云與武帝所載有司奏議語正同此卽僞泰誓所有也蓋安國得多二

十四篇原無泰誓在當時亦存而不廢至馬融王肅始疑之耳。蔡沈謂僞泰誓亦知剽竊經傳所引以今度之如趙岐註孟子于天視自我民視云泰誓尚書篇名于我武惟揚云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之泰誓也與今泰誓不同則僞泰誓所剽竊有商兆民離二語而無民之所欲紂有億兆夷人六語可知矣晚出古文于馬融所舉五事外亦知剽竊多書獨未及小人見姦巧之言遂爲逗漏然亦幸有此逗漏矣

第二十三辨武成 凡八條

閻氏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亾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志藝文尚書五十七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至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質之今武成迥異無論此篇已亾而復出相距二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

元皆未之見卽其事迹時日亦多未合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皆劉歆占之于象緯驗之于時令考之于經傳無不脗合而後著其說如此班固所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旣無所

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尤可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不詳而可以記事乎

按二十五篇中畢命所書庚午壬申與今文亦同法而武成獨異朱氏彙尊亦謂丁未祀周廟下律以召誥顧命當云越四日庚戌史臣繫日一代不

應互異若此

閻氏又曰爲天下逋逃主二句左傳載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語也

又曰孟子所引有攸不爲臣東征乃史臣作紹我周王以下則史臣述士女之詞今皆入武王口中自不得不去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大誥曰與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其自卑如此于殷則曰大國殷曰大邦殷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后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又曰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大雅稱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元改年事也
自漢儒惑于讖緯有赤雀丹書之說而劉歆班固
賈逵馬融鄭康成王肅韋昭皇甫謐之流皆從之
遂以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孔穎達據以疏
武成嗚呼吳楚稱王于境內聖人狄之而謂文王
有此事乎蓋文王之受誣久矣今晚出武成仍踵
偽泰誓三篇觀兵之說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
說乎蔡傳彌縫其說以爲九年自專征伐始不知
專征伐亦無另紀年之理也

又曰朱子謂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豈史臣于卽位
前便書爲王耶考墨子兼愛篇中云昔者武王將
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
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夸醜貉玩其文義乃是
武王旣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
之詞今乃移爲伐紂時事是紂未亾而武卽稱王
矣有是理耶

又曰今文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
朝歌之南卽商郊地故大雅矢于牧野又曰牧野

洋洋卽不言商郊矣僞作武成者昧于此義叙武王癸亥頓兵商郊次日甲子始卽牧野誓師以商郊牧野爲兩地殊悞蔡傳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謂武王興師爲二亦未允三統歷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至于戊午渡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歷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卽戰一戰而殺紂大難所謂肆伐大商會朝清

明是也其于經傳種種加合斷無臨戰之日武王始至軍中之事

又按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是周師伐紂時事血流標杵乃指周言也孟子所以謂之不可盡信蓋史臣鋪張武功之盛立言太過耳爲武成者因荀子有所以殺之者商人非周人語因附會爲此自謂爲武成彌縫不知先與孟子牴牾矣朱子謂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蓋求其說而不得姑以理斷之而未及察書之僞夫孟子爲武王辨誣乃先誣武王而

後辨之乎其必不然矣

第二十四辨旅葵 凡二條

孫氏鑛曰體排而語今與太甲下篇同調

閻氏若璩曰安國壁中書原有旅葵篇馬融鄭康成皆傳孔學知旅葵不得讀以本字故註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今見書序有旅葵字遂以爲左傳公嗾夫葵焉爾雅狗四尺爲葵之葵則馬鄭諸儒爲不識字矣且其藍本大概從國語仲尼在

陳一篇而成不知武王誅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斷無反取一葵之理

第二十五辨微子之命 凡二條

按徐氏與喬謂此篇一字不及紂不及武庚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立言有體然四字句多大類近代手筆愚謂一字不及紂與武庚此正是僞古文破綻不獨四字句多爲可疑也商周興廢之際本出至公觀多士多方二篇縷悉陳之可見卽曰對其子孫不忍斥言然亦當致其惻怛哀痛之意不當盡作格套語爲此寬泛不切之詞徐氏有疑

于此而反爲之解以爲不及武庚爲不忍傷賢者
之心得立言之體此以後世情形度三代以上聖
人耳僞古文之未可信此又斷斷如也

攻古文者謂周史封微子於宋當名宋公之命而
仍稱微子明係僞作此不然微子封宋後只稱微
子豈惟微子卽二世微仲亦然蓋在彼爲不忌故
爵而在此不禁者聖人之大也且微子之命四字
書序有之史微子世家亦載之洪範亦只稱箕子
未可以此証其僞特其氣格緩弱詞句淺鮮斷非
西周開國風氣則識文章體製者自識之

第二十六辨蔡仲之命

凡三條

王氏充耘曰此與太甲篇相出入天輔民懷卽是
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爲惡同
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
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
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作古文者只是出于一
手掇拾附會自不覺犯重耳

閻氏若璩曰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
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
僞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

故撰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而不知周公未嘗有殺管叔事也其詳見于郝氏敬金滕解中矣且定四年左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與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顛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叔啟商甚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爲作是篇者彷彿其辭曰惟周公位冢宰一段云云不知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文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堯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金滕洛誥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朱子之言可謂卓絕余亦謂蔡叔獲罪蓋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不必贅敘于蔡仲之命也決矣

朱氏彝尊曰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古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

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歟按乃字或古時方言或作發語字亦可特乃祖文王與乃考並提毋乃非類且詞泛而氣弱其從定四年左氏所稱而附會潤色無疑

第二十七辨周官

凡四條

姚氏際恆曰周本紀云成王既黜殷命襲淮夸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

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公奉成王命而作卽成王作也序與史本不牴牾作僞者見序合周紀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不知立政周官皆出周公一人手惜秦火以後無由覩當日真周官耳。自阜成兆民以上皆係王言下又王曰忽于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凌亂無此體格

郝氏敬曰一代典制當時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陳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所爲周官

者耳。古者職司卽道德民物卽變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道可論陰陽可變理也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變理不足以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中後世清談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閻氏若璩曰此篇大概本漢百官表並周禮附會而成者也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叙今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亦有一官名在內乎蓋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在周日冢宰在商

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知要之百揆不同于司空司徒士秩宗之實爲官名而僞造者不知也三公變理陰陽亦從漢丙吉逢牛喘日三公調和陰陽之文運化而來又蔡傳立始辭也獨不見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成王之成就君德始基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按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

六歲一見是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二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孔穎達以爲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適相合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此以左傳揣摩周官而曲通其說也要之當以周禮爲正則六年一朝出于附會叔向之說可知矣至篇首明云六服羣辟後忽減去一服云五服一朝

孔穎達以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寬言之然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豈卽有荒服者不至之時且今文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于役事而恆闕焉夫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孔穎達所云者況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夸鎮藩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世壹見矣益驗周禮真出周公而僞作者之多牴牾矣又愚嘗謂周禮六典卽當日之真周官也但周禮亦爲後人孱耳不然公作周禮會日月之

尚書古文讀本 卷三
幾何而煩成王嘏嘏訓言且多顯與之違如六年
五服一朝等語哉

第二十八辨君陳 凡三條

姚氏際恆曰詳宮之奇原文所謂馨香者屬黍稷
而言黍稷者本屬事神言意謂祀神所重在德苟
有德矣其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
今其上既無黍稷字突然曰至治馨香夫馨香與
至治何與耶此處既不言祀神事下又突曰黍稷
非馨夫黍稷與治民何與耶未免吞剝

閻氏若璩曰何晏論語集解引漢包咸註曰孝乎

惟孝美大孝之辭是以書云爲一句孝乎惟孝一
句友于兄弟爲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
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閒居賦序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是其證也僞作君
陳者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爲孔子之言歷覽載籍
所引詩書之文從無先撮取詩書中一字先爲提
唱者。按某尚書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讀號
稱精密亦以孝乎爲孝四字爲句而張丰淮揚郡
黃氏友于泉銘張齊賢承真宗命撰弟子贊太平
御覽引論語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梁元帝劉

孝綽墓誌銘皆以孝乎惟孝爲句則知改從今讀者朱子亦受僞古文之欺也

又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樓緩所謂從母言之則爲賢母從婦言之則爲妬婦是也嘉謨嘉猷入告爾后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成王之寃蓋千餘年矣今試取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引君陳爾有嘉謨云云又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乃引泰誓予克紂云云取證泰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

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例耶

第二十九辨畢命 凡二條

閻氏若璩曰嘗疑劉歆三統歷未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得之既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歷法故載之

尚書古文詁林卷三
三
偽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已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句作武成者遺粵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爲露其肘也

姚氏際恆曰今畢命較三統歷所引增至于豐者案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君陳畢命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旣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附會以爲至于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按此篇氣緩弱而少骨力通篇五百字而四字句法凡六十有餘且自旌別淑慝以下三十七句皆四句更不雜以長句今文二十八篇中有如此體否又如政貴有恆辭尚體要純是東漢人語意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云云亦後世情事讀者味之

第三十辨君牙 凡二條

郝氏敬曰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引不顯哉四句皆真古語竄入罅縫宛然

徐氏與喬曰首言乃祖乃父末云乃祖考乃辟旣不舉姓氏又不稱先人職業誥命無此體

第三十一辨罔命

凡一條。總辨蔡仲之命以下諸篇凡一條附

閻氏若璩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憫文武之道
缺乃命伯璿申誡太僕國之政作璿命復寧紀謂
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與書序絕不相侔蓋逸
書十六篇原有罔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
故改却書序之文載入本紀今小序與史記不同
蓋今序非原序也說
見前若晉魏間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而
不顧與史背馳真古文僞古文于茲又見一班云
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君牙罔命等篇朱
子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
又爲嗚乎之詞以戒之篇篇皆然愚謂此卽唐宋

以來翰林所作制誥之體觀陸贄白居易等文集
可知此特其濫觴耳其源皆仿于今文文侯之命
不知已落東京氣格西周以前無此也

第三十二辨舜典首二十八字凡五條

按此篇二十八字梅頤奏上孔傳時無之至齊蕭
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云得孔傳古文上
此二十八字未施行姚方興以罪誅至隋開皇初
購求遺典始得之此六句本非梅頤書所有當附
在卷末庶不混淆

王氏通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

子所讀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按此句猶爲二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于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非本語

鄭氏曉曰曰若句襲堯典重華句襲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蒐竊之踪

姚氏際恆曰濬哲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獻哲文明允恭元塞方興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爲文粲七釋易獻爲濬允爲溫而元字乃移易于下夫此二十八字出于南齊延壽與粲漢魏時人何由皆與此預合其爲方興所襲自明且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濬哲溫恭周王之允塞加之于舜烏乎可

按梅頤所上二十五篇並孔傳本闕舜典傳一篇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傳造孔傳舜典一篇並此

二十八字奏上之時梁武為博士議曰孔序稱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卓哉斯識真可臨制稱決非一切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爾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者乎劉氏瑾有言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誠哉是言也又按陸氏釋文言姚方輿所上止十二字其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魏博士高堂隆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觀此益知重華為舜號而不可連協于帝三字于帝三字矣說見前建皇授政朔凡一十五字或係古文舜典斷簡殘篇之流傳在人口者未可知而協于帝下十九字為後人偽撰更不待言矣

尚書古文證疑卷之四

高郵孫喬年寶田著

男全 嚴叔然 較梓

第三十三辨二十五篇採摭經傳之辭 凡三

百六條

舜典二十八字

曰若稽古帝堯

今文堯典

虞舜者名曰重華

史記

濬

哲惟商

詩長發

天下文明

易乾卦

温恭朝夕

詩周頌

王猶允塞

詩大雅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

明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濬哲文明

王粲七釋

允恭元塞

同上

執元德於心。淮南原道訓。又見文子。升聞大戴禮用兵篇。乃試

以位。史記伯夷傳。

大禹謨

夏禹名曰文命。史記夏本紀。聲教訖于四海。今文禹貢。

舍己從人。孟子。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曰：

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莊子。夏書云：天子之德廣

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天之應人，敏于影響。後漢

書即顓傳。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策。夏書曰：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左文

七年。夏書曰：地平天成。左僖二十四年。時乃功。今文：皋

格汝舜。今文：堯典。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左

八年。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左襄二十九年。念茲在茲，又見

哀六。舜曰：惟茲臣度，汝其于予治。孟子。夏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左襄十六年。維予從欲而治。荀

大略。書曰：浚水警余。孟子。夏書曰：成允成功。左

五。禹為人敏給克勤。夏本紀。見舞大夏者曰：美

哉，勤而不德。左襄十九年。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尚書古文卷四

能荀子君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荀子解蔽篇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

君子慎之名荀子正名篇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

后非眾無與守邦周語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論語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與戎墨子尚同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左哀十七

卜不襲吉左哀十禹拜稽首今文堯典往哉汝諧今文堯典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今文堯典禹誓曰濟濟有

眾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墨子兼愛下舜耕

于歷山孟子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孟子祇載見

瞽瞍夔夔齊栗瞍亦允若孟子帝曰來禹汝亦昌

言今文皋陶謨禹聞善言則拜孟子禹執干戚舞于

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淮南子繆稱訓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書序

以拱默尸祿為智前漢書鮑宣傳有窮后羿左襄四書

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夏書有之曰一人

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又見左成十六孔子

曰執國之柄履民之上凜乎如以朽索御犇馬新序

精神踰于六馬淮南子 曷其奈何弗敬今文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

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戰國策 晉文公曰後世必

有以色亾其國者戰國策 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

臺陂池亾其國者戰國策 有一于此足以亾其國

戰國策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越語 厚歛以雕牆左宣

二 夏書曰維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左哀 夏書有之曰關

石蘇勻王府則有周語 鬱陶思君爾忸怩孟子 顏

之厚矣詩小雅

允征

帝仲康時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徃征之史記 書

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左襄 夏書曰道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

是乎有之左襄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左昭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

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韓詩 大兵一放玉石俱

碎陳琳檄 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昭

三

仲虺之誥

湯放桀

子孟

桀奔南巢

魯語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

之宏也而猶有慚德

左襄二十九

坐于塗炭

子孟

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

今文洪範

仲虺之誥曰我聞于夏

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爽厥師

墨子非命上

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下

式商受命

今文立政

書曰葛

伯仇餉

子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孟子兩見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子孟

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也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兼弱也

撫弱者

昧以務烈所

並左宣十二

仲虺有言曰亾者侮之亂

者取之推亾固存國之道也

左襄十四又見三十年

用其

中于民

中庸

垂于後昆

後漢書封禪志

其中歸之言

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

謀而莫已若者亾

荀子堯問篇又見呂氏春秋

舜好問

禮記中庸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禮記大學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書序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中

其在湯誓余一

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周語

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

匪彞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曰予小

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論語墨子兼愛下大致同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

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百官總已以聽

于冢宰論語衍我烈祖詩商商書曰嗚呼古者

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

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墨子

明鬼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賈誼君德篇上天降災左假手于我寡人左隱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桀奔

敗于鳴條史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今

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文立愛

自親始立敬自長始禮記德教加于百姓刑于

四海考經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

明為下則遜荀子臣道篇無求備于一人論語傳曰

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墨子尚賢中先王之書湯

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

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

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

日殍其家必懷喪墨子非樂上于遊于畋今文無逸侮

聖人之言論語而頑童為比吳語

太甲三篇

實維阿衡詩商頌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

禱爾于上下神祇論語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記緇衣書曰厥辟不辟

忝厥祖禮記坊記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左昭三坐

以待旦孟子子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

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其在祖甲不義惟

王今文無逸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孟子子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

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孟子子太甲賢又反之孟子子無疆惟休今文

召誥王拜手稽首曰今文洛誥太甲曰民非后無能

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表記書曰欲敗度

縱敗禮左昭十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

可以活禮記緇衣又見孟子子先脩其身禮記大學書曰徯我

后后來其無罰孟子嗟嗟烈祖詩商視思明聽

思聰論語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左傳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詩大雅譬如行遠必自邇譬

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禮記文王

世子

咸有一德

上帝弗常九有以亾墨子明鬼下尹吉曰惟尹躬及

湯咸有壹德禮記表記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云孟子云子

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

三命書序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論語又見禮記坊記及

喪服四制其惟不言今文無逸又以先王之言馴天明

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墨子天志中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

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

是無所稟命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

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

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納誨

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歲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

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墨子

尚賢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同上書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襄十其在高

宗時舊勞于外今文無逸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

君事不稽古後漢書陳元傳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

修乃來禮記學記兌命曰學學半同上兌命曰念終

始典于學同上又見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哉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孟子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孟子用會紹乃辟今文文重耳敢再拜稽首曰

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左僖二尸臣拜手稽首

日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郊祀志

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祀今文 洪範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今文 一

肆予告我友邦冢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今文 大誥 天

為父地為母後漢書 隗囂傳 民之父母詩小雅 亂世以

族論罪以世舉賢荀子性惡篇 衰世則不然志專在

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淮南主術訓 又 見文子上仁篇 紂劓

諫者剔孕婦淮南本 經訓 昔者殷王紂劓剔孕婦墨子

明鬼 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

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

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

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入中紂與妲

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史記殷本紀 今殷民乃

攘竊神祇之犧牲今文 微子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今文 西伯戡黎 太誓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

帝棄絕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彛務天下

天亦縱棄紂而弗葆墨子天志中 太誓曰乃曰吾民

有命無廖排漏墨子非命上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

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

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法禁篇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宐乎社造乎禰禮記王制乃

立冢土詩大雅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襄三十

一又見昭元年並國語爾尚輔予一人今文牧誓昔者殷王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播棄黎老墨子尚鬼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墨子非命下

為鑑不遠在彼殷王同上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

左昭七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周語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

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昭二十四又見論語泰誓

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左成十二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論語又見墨子兼愛中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

今朕必往今文湯誓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

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聿哉夫子今文牧誓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泰誓之言也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墨子非命下

殷紂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淮南子紂斲

朝涉者之脛又主術訓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史記今殷王紂用其

尚書古文卷四

尚書古文卷四
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

婦人史記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王制工

無淫巧文子上泰誓曰獨夫受荀子議兵篇臣聞

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左哀元殺敵為果致

果為毅左宣二文王若日若月乍昭光于四方于

西土墨子兼愛下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坊記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漢書律麻志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

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禮記樂記淮南子秦族訓又見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

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

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禮記大傳周書數王文之

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襄三十一昔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昭七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

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昔者武王將

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會孫周王有事大事既

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墨子兼愛中中行

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百功無作神羞官臣

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左襄十八蒯瞶禱曰曾

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左哀二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今文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詩大雅牧野之師

商人倒戈蜀後主策丞相亮詔士皆倒戈而射淮南子泰族訓

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

人也荀子儒效篇壹戎衣而有天下禮記中庸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

南宮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命閔天封比干

之墓史記周本紀又見禮記樂記周有大賚論語周爵五等

而土三等漢書地理志所重民食喪祭論語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傳

旅獒

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斨其長

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斨其長

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

也國語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左僖茲

心不爽昏亂百度左昭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論語

掘井九軌孟子

微子之命

王册命管仲曰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不忘往踐

乃職無替朕命左僖

蔡仲之命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為魯

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史記蔡世家管蔡啟商

其間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

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左定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左僖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左襄二

有績予一人今文文若汝予嘉同上

周官

夏殷亾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

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

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
 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有職為官
 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
 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
 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
 教佐王安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
 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率其
 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
 率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以上出周禮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

寅亮

聖明

班固燕然山銘

三考黜陟幽明

今文堯典

我聞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左襄三十一

昔先王議事

以制

左昭六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論語

詩曰無

載爾偽

左襄二十

書曰居安思危

左襄十一

君陳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書序

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

令德孝恭

周語

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

左僖五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

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

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

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度言同

禮記

緇衣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

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

顯哉

禮記坊記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

禮記文王世子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書

有之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

畢命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漢書麻律志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今文

紂使

師延作靡靡之樂

韓非子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論語

權豪之家多尚奢麗

後漢書羊續傳

三后成功

今文呂刑

君牙

穆王命伯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書序

惟乃祖乃

父

今文盤庚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周禮司勳

履

虎尾

易履卦

如履薄冰

詩小雅

臣作朕股肱

今文臯陶

謨

以常舊服

今文盤庚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

日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禮記緇衣

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孟

追孝于前文人

今文文侯之命

亦惟先正克左

右昭事厥辟

同上

汝克昭乃顯祖

同上

用會紹乃

辟同

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問命

書序

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

賈誼傳

太傅罰其不正而匡其不及

同上

發號施令

文子道原篇

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

惟大

人惟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

何畏乎巧言令色

今文臯陶

謨

友便辟

論語

其惟吉士

今文立政

其勿以儉人

同上

第三十四辨經傳所有引書辭而二十五篇

未及採摭者

凡七十二條

伏書次第多錯亂而文亦有脫簡蓋秦火之後出

自壁中理當然也今按左僖三十三年曰季引康

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昭

二十年苑何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伏

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

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引無逸曰厥兆天子

爵今伏生書無其文而今伏書盤庚康誥酒誥無

逸文多斷續或尚有脫簡未可知若二十五篇文

詞完好首尾備具而如墨子所引泰誓云小人見

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今泰誓無之已為一大

破綻說見本篇。漢書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二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劉向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國同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緹惡也此皆偽泰誓故不列之以証今泰誓若夫史記漢書白

虎通許慎說文等書皆在秦火之後而所引書詞有不在二十五篇中者或真安國所上十六篇中之文未可知而二十五篇雖收拾諸經傳而仍有闕佚也此未可以張霸偽書為之解脫也蓋張霸偽書旋出旋廢久矣今悉臚列于後其篇名在今二十五篇中者前列之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

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史記引湯誥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

漢書麻律志引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

漢書麻律志引武成

越若來三月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受

三統麻引武成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又引伊訓

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刑

又歷律志引康

王畢命

厥篚元黃紹我周王

鄭康成註禹貢引允征

載

孚在亳

又註典寶引伊訓

征是三臠

又註典寶引伊訓

禹抑

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毳山行卽橋

史記河渠書引夏書

掩雉不得更順其

風

淮南子覽冥訓引周書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又汜論訓引周書

咨四岳曰裕汝眾或有一人王者

白虎

尚書

不施予一人

上全

必立賞罰以定厥躬

上全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

惟槐

上全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

仁閱覆下則稱旻天

許慎說文引虞書

怨匹曰述

許慎說文引虞書

圍圍升雲半有半無

又引書

竹箭如搢

又引書

以相陵憊

又引商書

師乃搢

又引書

周書

盡執柯

又引周書

來就憇憇

又引周書

官中之冗

食又引周書

粦粦巧言

又引周書

第三十五辨孔傳之偽

凡十八條

朱子曰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

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

粗處決不如此困善也。某嘗疑安國傳是假書

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
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此自出于僞孔序考史記
漢書儒林藝文等傳志俱無此語蓋僞作此書者
不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
不得不傳會其說耳

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史遷蓋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平決不悞者也考荀
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
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蟲事未列

于學宮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蓋天
漢後安國死已久乃其家子孫獻之也則大序所
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自安國口中其僞不待
辯矣卽曰安國承詔作傳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
六經豈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
旣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

朱氏彝尊曰孔叢子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
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
君獨治古義曷固已乎季彥荅曰先聖遺訓壁出
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策科之例世人

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而乃秘不以示人乎

按孔叢子所載或亦傳會之語竊意安國得古文

壁中書或止口傳師說世世相承以至

于僖而未必筆之于書也詳見第二條中

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如易經上下二篇爲經十翼爲傳古本原不相干亂也唐孔穎達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

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註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

詩有四家魯齊韓毛三家早立于學官而毛氏頗晚出且微自萇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及中興後始大顯史稱安國爲申公弟子則所受蓋魯詩也今尚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爲志寶賢任能皆詩序之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

大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賡
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湯有功烈之祖
故稱焉泰誓上中二篇澤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
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毛
傳之文嘗考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而獨于
一經之內分門專家莫肯他從如杜欽說關雎謂
歎康王之后聞者知其爲魯匡衡說關雎謂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聞者知其爲齊司馬遷揚雄
皆受韓詩故遷說商詩爲美襄公之世說魯頌作
于公子奚斯其各有流派號爲家法如此今安國

乃舍魯而從毛其不循家法者耶

漢書古論出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魏何晏
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卽安國之辭也今孔傳尚
書與孔傳論語絕不相對如論語中引書有六孝
友于兄弟也高宗諒闇也咨爾舜節也予小子履
節也雖有周親節也所重民食喪祭也所引皆在
二十五篇之中而安國絕不一註篇名且于予小
子履節反謂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註舜亦以
命禹但曰舜亦以堯命舜之詞命禹而不言今見
大禹謨比此加詳嘗考安國論語于所引詩書之

文無不明其來歷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覩縷陳之于註何獨親得壁中之書反不註乎

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致懸絕乃安國傳論語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曰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謂周之才不如商也及解泰誓則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一人手筆自相懸絕如是孔穎達謂尚書爲伐紂誓師之詞論語乃

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可謂曲爲彌縫而不知義之斷不可通也

沈氏括曰禹貢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孔安國傳乃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亦未嘗詳考地理矣又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亦不然據

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涉江而後入雲則雲在江北也又左傳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也

按存中此二條考核致確安國斷不謬戾至此

閻氏若璩曰禹貢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始更注渤海計相去五百餘里史遷多疎略每以後代地名叙前代事故於九河之入海也亦然蓋其書下訖麟止爲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時將四十

年不比安國爲博士于元朔僅隔六七年安國蓋所見者也今傳禹貢曰同爲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毋反承襲史記之誤乎

又曰孔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濶遠置金城郡班固注地理志並同孔安國卒于武帝朝安得輒知有金城郡也曩疑郡名或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謂然觀應邵謂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則知始元庚子前未有此名也

又曰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所出

後漢志亦然至晉省穀成入河南縣故澠水爲河南所有孔傳乃云澠水出河南北山何也或謂河南指郡言然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澠水所出指郡言乎

又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而酈道元水經謂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安國在武帝時作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繼曰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云云證以塞爲平地之故古渠今瀆雜然

並陳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歟

又曰叟者蜀夸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夸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馬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李恢傳賦出叟濮張嶷傳叟夸數反武侯出師表賓叟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于明章以後今孔傳于庸蜀羌髳下註曰西蜀叟也豈果武帝時有此稱耶

朱氏彝尊曰孔傳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

北有稷慎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於上國也

陸德明謂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孔穎達亦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不知今之孔傳其今文如堯典禹貢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之煩非可猝辦故從王肅註而增損之至二十五篇明白顯易無難註處可以一手偽造

然則今之註疏所傳二十八篇之傳大半皆王肅之原文也穎達謂肅見孔傳而秘之謬矣

正義謂肅註亂其紀綱爲帝太康時與孔傳同不知此乃僞孔傳竊王非王竊孔也以一二事明之堯典禋于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乃孔竊王之一

驗也

許慎說文序謂書孔氏其撰五經異義于六宗一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此

歐陽修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天宗三日月北辰也地宗三岱山河海也此賈逵註漆書說也使許氏見今孔傳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備舉之而不及何也無逸篇祖甲

尚書古文證疑 卷四
非太甲也據下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詞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甚王肅乃謂湯孫太甲其誤因于史記史記之誤因于國語而安國傳正同乃孔竊王之又一驗也

不特此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今安國傳釋太甲中亦曰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金勝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

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嗟呼此大案也以周公爲身誅管叔故撰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商云云不知周公未嘗身誅管叔也

說見金勝

予中王氏嘗疑二十五篇爲皇甫謐

束皙王肅輩所擬作以愚意之或王肅一人之手自爲經而又自爲傳託安國以爲名未可知也蓋

西晉永嘉之前牛石未經憑陵古籍具在

秘書監荀勗錄

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及西晉之亂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較之才十之一可而王肅又博極羣書可以採輯補綴耳嗚呼

學莫大于正偽韓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偽爲年之
進敢因朱子之辨孔傳而備論之



